

License Information

Study Notes - Book Intros (Tyndale) (Chinese (Traditional)) is based on: Tyndale Open Study Note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2019, which is licensed under a [CC BY-SA 4.0 license](#).

This PDF version is provided under the same license.

Study Notes - Book Intros (Tyndale)

阿摩司書

阿摩司向敬拜偶像的人宣告：「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4:12](#)）他又責備那些欺壓窮人的富人，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5:24](#)）。是什麼促使這位來自提哥亞的牧人來到伯特利，發出如此強烈的審判信息呢？阿摩司並不是以先知為職業的人（[7:14](#)）；而是因為神如獅子「吼叫」的聲音（[1:2, 3:8](#)）感動了他，使他踏上這段旅程。他的信息呼籲公義，強調正確的敬拜應當帶來正確的社會倫理。神的子民仍然需要這位先知的信息，來幫助建立這種連結。

背景

在公元前931年，以色列國分裂成兩個王國：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北國的第一位君王耶羅波安一世不願讓他的子民前往南國的耶路撒冷敬拜，因此他在但和伯特利設立了祭壇。借鑒早期的先例（[出32章](#)），耶羅波安用金牛犢的形象來代表耶和華（[王上12:25-33](#)）。這一舉動象徵北國拒絕神所啟示的正確敬拜與倫理，並逐漸陷入偶像崇拜與道德敗壞，使以色列成為欺壓弱勢者的國度。

耶羅波安一世在但與伯特利設立的金牛犢祭壇（[王上12:29](#)），加上對巴力的崇拜（巴力是迦南的風暴與豐收之神），使北國以色列對雅巍（耶和華）的敬拜與當地異教信仰混雜在一起。以色列人雖然繼續敬拜耶和華，卻同時崇拜本地的偶像，認為這樣能帶來好處（如降雨或生育）。在迦密山，當以利亞挑戰巴力的先知時，正是因為百姓希望同時敬拜耶和華和巴力。然而，以利亞讓他們無法再同時敬拜耶和華與巴力（[王上18:21、24](#)）。阿摩司的信息與此類似。

當阿摩司來到以色列時（大約在公元前753年不久），富人越來越富有，而窮人卻更加貧困。約在公元前801年，亞述人攻陷了大馬士革，但由於內部動盪，不得不撤軍。當時埃及的國力也在衰退。在這樣的權力真空下，以色列和猶大得以繁榮，重新奪回了部分曾經失去的領土（[王下14:23-29](#)，[15:1-7](#)；[代下26:1-23](#)）。這兩個王國變得繁榮，但這種繁榮只讓掌權者變得更強大，而無權者則受到更深的壓迫。

面對這種情況，阿摩司從提哥亞（位於猶大）前往北國的伯特利聖所，呼籲以色列為他們的背道與不公義行為負責。

概要

路撒冷將被重建，大衛王朝將在這片土地上再次興起，百姓將在神的國度中享受真正的平安。

阿摩司向以色列人傳達的信息是，單靠口頭上的敬拜是不夠的。阿摩司書在簡短的引言之後（[摩1:1-2](#)），第一部分（[1:3-2:16](#)）列出了八項指控。先知首先針對周圍七個國家的罪行提出指責，第八項則直接指向以色列本身。當阿摩司先譴責以色列的敵人，指控他們的戰爭罪行與信仰錯謬時，聽眾大多會同意他的評判，並對他的話產生共鳴。

然而，接下來阿摩司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隨後的內容（[3:1-5:17](#)）由三篇先知信息構成。第一篇（[3:1-2](#)）指責以色列濫用自己作為神選民的特殊地位。第二篇（[4:1-3](#)）批評那些沉迷宴樂、不顧貧苦之人的群體。第三篇（[5:1-2](#)）則是一首哀歌，象徵這個國家即將滅亡。在這幾篇信息之間，阿摩司運用了修辭性問句（[3:3-6](#)）、牧羊人生活的比喻（[3:8、12](#)）、諷刺（[4:4-5](#)）、歷史回顧（[4:6-11](#)）、詩歌片段（[4:13、5:8-9](#)）、雙關語（[5:5](#)）、呼籲悔改，以及對不悔改者的審判預言。

阿摩司書的第三部分（[5:18-6:14](#)）包含兩篇有關災禍的預言。第一篇警告那些宣稱「耶和華的日子」即將來臨，並期望神使以色列再次成為強國的人（[5:18-27](#)）；第二篇則責備那些依靠財富、房屋或防禦工作來尋求安全的人（[6:1-14](#)）。

第四部分（[7:1-9:10](#)）記載了五個基於異象的預言。阿摩司首先描述兩個神將撤回的審判異象，以贏得聽眾的認同（[7:1-6](#)）。接著，他用兩個不可避免的審判異象來強調信息的嚴重性（[7:7-9、8:1-3](#)）。這些異象之間夾雜了一段短篇的傳記敘述（[7:10-17](#)）。最後的異象則預告以色列及其宗教體系將被徹底毀滅（[9:1-10](#)）。

最後，在[九章11至15節](#)中，阿摩司帶來了復興的應許，宣告未來的美好時光將要來臨。屆時，耶

日期與寫作地點

阿摩司的事奉時間很短，可能僅持續一年左右。他的事奉背景是在北國以色列伯特利王的聖所（[7:13](#)），發生在耶羅波安二世於公元前753年去世前不久（[1:1](#)）。

收信人

阿摩司的信息針對所有以色列百姓，但特別是那些富有、掌權且沉溺享樂的人（尤其見[5:18-6:8](#)）。他明顯認為，以色列與猶大分裂，以及遠離耶路撒冷聖殿，是導致北國道德與屬靈衰敗的主要原因。然而，他也察覺到南國猶大同樣正在偏離對耶和華純正的敬拜（[2:4-5](#)）。因此，這卷本書譴責那些「在錫安和撒馬利亞山安逸無慮的」，以及控訴在撒馬利亞自滿自得的人（見[6:1](#)）。

先知阿摩司

關於阿摩司的生平，我們所知的一切都來自這卷以他命名的書卷。根據開頭的標題，他是一位來自提哥亞的牧人（即現今的提庫亞[*Teku'a*]）。提哥亞位於猶大，是一座小型的防禦城，距離伯利恆約五英里。

早期的學者常將阿摩司描繪為貧窮的牧羊人，代表猶大社會中被邊緣化的階層，並受到富有地主的不公壓迫。然而，近來的研究則提出不同的觀點。在希伯來文中，通常用ro'eh（如詩23:1）來指牧人，而非noqed。在阿摩司書之外，noqed作為名詞，唯一一次出現，是用來形容摩押王米沙，他定期向以色列進貢大量羊毛與羊群（王下3:4）。因此，noqed可能是指擁有羊群的牧主，而非為他人工作的牧人。第二個線索來自七章14節，這節經文中，阿摩司使用了另一個詞表示牧羊人（boqer；字面意思是牧者）這可能暗示他不僅養羊，也擁有牛群，這通常是富裕的象徵。此外，阿摩司還形容自己修理桑樹（7:14），這種樹的果實常用作動物飼料。這裡使用的詞（boles）並未出現在聖經其它地方，但在boqer的語境下，可能是指種植和經營桑樹園的人，而不是替他人工作的園丁。

由此可見，阿摩司的身份並非單純的放牧者，而是擁有羊群、牛群和桑樹園的資產管理者。這新的視角與他的預言內容契合。阿摩司書以優美的猶大希伯來文寫成，顯示他對以色列的歷史傳統有深刻理解，並且對當代政治與經濟狀況有敏銳的洞察力。

意義與信息

摩西曾描述神是公義的，並且深切關懷弱勢群體（例如，見[申24:10-22](#)）。然而，以色列的悖逆與道德敗壞，卻使貧窮與無助者遭受壓迫。百姓錯誤將物質繁榮視為神的恩寵，並且重視外在的虛假表現，勝過內在的實質信仰，完全違背了神對聖潔子民的要求。

正確的敬拜應當引導人在倫理行為上行義，腐敗的敬拜與錯誤的神學觀則會敗壞人際關係。神學影響道德，正確的敬拜帶來善行，信仰應當產生實際的改變。道德不僅僅是個人的純潔與正直，更包含社會責任，這種責任源自於認識人的價值——

所有人類都是神的創造，並且按照祂的形象被造（[創1:26-27](#)）。事奉神，應當通過服務祂的子民來表達。

阿摩司書中為受壓迫者吶喊，希望他們得著應得的公義；這個吶喊適用於各個世代，曾激勵許多偉大的社會改革者。例如，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在他的講道中引用了阿摩司的譴責與勸勉，視為公元1950至1960年間美國民權運動的推動力量。